



UN
CHRONICLE

联合国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上

第40卷 2003年3月—5月 第1期

联合国纪事

水滴石穿

矗立在你面前的，是牢固的石灰岩峭壁。它是整个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永远存在。但现在河水正在逐步地侵蚀着它的根基。

早晚有一天，巨石将坍塌并被河水冲走。世上还没有能够承受住水的力量的岩石。

VERSANT SAPÉ

La falaise suspendue qui se trouve devant vous est composée de pierre calcaire. Elle fai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montagne et son existence devrait être éternelle.

Mais on remarque que le ruisseau commence déjà à éroder le socle du rocher. Ce dernier ne pourra que s'effondrer un jour sous le poids du courant. Aucun rocher ne résistera à la force de l'eau.

水的力量



UN
CHRONICLE

联合国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上

第40卷 2003年3月—5月 第1期

联合国纪事

水滴石穿

矗立在你面前的，是牢固的石灰岩峭壁。它是整个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永远存在。但现在河水正在逐步地侵蚀着它的根基。

早晚有一天，巨石将坍塌并被河水冲走。世上还没有能够承受住水的力量的岩石。

VERSANT SAPÉ

La falaise suspendue qui se trouve devant vous est composée de pierre calcaire. Elle fai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montagne et son existence devrait être éternelle.

Mais on remarque que le ruisseau commence déjà à éroder le socle du rocher. Ce dernier ne pourra que s'effondrer un jour sous le poids du courant. Aucun rocher ne résistera à la force de l'eau.

水的力量



即将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将成为2003国际淡水年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23个联合国部门的联合机构——将发表《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这一报告是今后每三年发表一次的关于世界水资源紧张状况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份。(本栏由亚力桑德拉·斯拉瓦谢维奇协作)

30 客座专栏

国际淡水年：来自中亚的观点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莫马利·沙里波维奇·拉赫莫诺夫

33 网络

在联合国内部及部门之间创建合作中心
萨拉·沃尔夫

36 人口观察

“让每滴水长出更多的粮食”
塔夏尔·沙赫



38 现场观察

将喝不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减少一半
比维克·雷

39 险情

未经处理的污水威胁着海洋和海岸生物

40 跨页插图

全球性水资源的抽取和消耗

42 资源

“一种新的决策管理工具”

43 发展观察

“没有什么比明天更近”
卡西姆佐马特·K·托卡耶夫

46 各抒己见

联合国能够在淡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方面做些什么？
伯纳德·巴拉克

48 大胆思考

不能说我们未曾受到警告
戴维·B·布鲁克斯

51 《联合国纪事》专访

“一种全新的、某种意义上非常老式的自然资源的回归”
可替代发展公司创始人阿休克·科斯拉主任谈水资源系统和可持续生存

4

挑战

4 来自秘书长

“只有通过集体、多边的手段，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27 非洲的电影和电影中的非洲

向陈规旧习挑战
巴鲁夫·巴库帕·卡尼因达

55 在家苦，出国也难

移民“制度”并不奏效
拉塞尔·泰勒

64 全球盟约

一次历史性的试验
乔治·凯尔和戴维·莱文

65 全球盟约

为何小题大做？
彼得·乌亭

68 使命宣言

创造国际电信业的未来
内海善雄

76 反响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世界峰会
道格拉斯·罗切



健康

57

57 健康观察

艾滋病病毒在独联体国家肆虐
桑杰伊·塞迪

58 当事人

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会有奇迹发生
匿名

60 《联合国纪事》图书馆书架

“为人权服务的科学”
乔治·肯特评论

61 突破医学限制

罗马·拉纳

62 每年200万起新病例

一位兽医与利什曼病的斗争
伊纳亚特·乌拉·H·卡西欧

63 阿富汗

解决利什曼病与毒品问题

第57届联合国大会

尽管安理会内部的发展动态经常使得联合国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果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第57届联合国大会的议程表明，它将更加关注政治、经济、环境和人权问题。（本栏由维克拉姆·苏拉合作）

6 “蝴蝶效应”

8 “多边议程需要增加动力”

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

11 使本地特色消融于全球化，还是在全球化中兼顾本地情况？

第二委员会（经济与财政）

14 防止对人类尊严的侵犯

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与文化）

16 冲突及冲突后的形势

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与非殖民化）

19 为未来筹资

第五委员会（行政与预算）

21 关注克隆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仍无定局

第六委员会（法律问题）

23 会议室文件

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对话——为了非洲的发展

维克拉姆·苏拉

其他议题

25 系统观察

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各尽所能建立新型大陆标准

K·Y·阿莫阿科

70 和平观察

伊拉克解除武装之路

利兹·威尔莫特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其他与维和相关的行动

74 非政府组织观察

软力量的方法

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德谈国际道德、政治与科学委员会

75 联合国漫谈：一点看法

该由谁领导我们的反恐斗争？

爱德华·麦克马洪 卡韦·阿弗拉西比

78 精神支柱

消灭刺眼的统计数字

劳里·拉拉·穆尔

79 掠影

“妇女走向世界”——新光碟初次登场亮相

诺奇·居里



UN
CHRONICLE

联合国纪事

没有任何短句能像《联合国宪章》中“使我们的后代免遭战争的磨难”这句话那样经常被人引用，联合国从它成立起，不论其采取谈判、外交、制裁还是强制执行等措施，始终被人们认为是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合法的捍卫者。

现在，我们重温1775年6月26日，即《联合国宪章》获得通过前170年，一位政治家所写的一段话，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他写到：“即使我们成为战士，也不应该将公民的责任抛到一边。”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最近在乔治·华盛顿曾经学习过的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讲演（第4页）时谈到，“人们将不仅根据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而且根据在实现‘千年目标’方面努力的成败，来评价联合国在21世纪所发挥的作用”。要取得成功绝非轻而易举；用一位接受《联合国纪事》采访的人士（第51页）的话说：“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大谈发展，世界银行也在世界各地大谈发展，但今天世界上的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这一现象也是第57届联合国大会（第6页）所关注的问题。联合国大会财经委员会已确定了目标，设定了时间框架，并决定采取措施，对那些与发展有关的全球性会议前后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这些决定，用该委员会主席的话说，“已成为联合国同布雷顿森林机构如何履行其职责的转折点”。同样，就在联合国庆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20周年之际，一个新成员国——塔吉克斯坦——提出建议，认为水资源应该被看成是人类共同财产（第30页）。据估计，因缺水或因水而带来的疾病，导致世界上每个月有100万人死亡；本期《纪事》特开辟专版请知名的思想家就这个主题进行讨论。

本刊物的目标，是帮助缩小在正确的理论和艰难的实践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我们深为那些受邀而来的专家们所提出的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切实可行的想法所鼓舞。如同两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第55页），他们强调“经济和政治目标并不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体，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解决的办法是必须使二者兼容。用米歇尔·罗卡尔的话说，（第74页）“全球化是一个现实”的时代，但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大会上所引用的一句话来说，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存在的，是“数百万人民正在继续蒙受羞辱”（第76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和环境支撑来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体系进行平衡”（第64页）；同样，还有可能是因为低估了“利用联合国这一基础结构来创造空间，使社会、环境和人权等问题能够排在国际发展议程的前面的重要性”（第65页）。

同往常一样，在结束时我们要说的话同政策无关，甚至同人民也无关。这是关于人的话题，所有话都是讲给这个人——他或她——听的。分享这位匿名撰稿人——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思想使人感到人的渺小并为之动情。作者写道（58页）：“我对未来的年月充满了感激之情，并珍惜每一天。那么多的人死去了……没能够享受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生命。”那种对生命的享受正是联合国所追求的理想，在本期中，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探索，看看我们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航程上已经驶出了多远。

好了，请往下看！并请动笔……

“只有通过集体、多边的手段， 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今天，人类大家庭正面对着一个极端令人忧虑的时刻。中东的暴力在升级、核扩散和可能发生的新的恐怖袭击使我们深感不安。此外，整个世界都对在伊拉克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前景感到忧虑。

许多人都在询问，联合国为避免战争的爆发都做了些什么。我们这一机构不是建立在“使后代免受战争的磨难”的基础上的吗？

确实如此，联合国的缔造者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正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战争所带来的那种可怕的灾难和痛苦，他们才下决心不让世界再次经历这种痛苦的磨难。

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永远是人类的灾难——只有在一切可能的尝试都已被用尽，而其他的选择显然比战争本身更加糟糕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战争。如果战争再度降临伊拉克，它将使伊拉克及其邻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伊拉克的那些当权者——都有责任尽自己的最大可能来避免战争的爆发。

不过，联合国的缔造者也并非和平主义者。他们知道，有时就得用暴力来对付暴力。正因如此，他们在联合国的宪章中写入了有力的强制性条款，以使国际社会能够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并打败侵略者。

12年前，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联合国和安理会正是这样做的。首先，安理会明确地要求侵略者和平撤军。当这一要求被侵略者拒绝后，安理会授权动武。

这是一个严厉的决定，但却十分必要。安理会并没有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面前退缩。在安理会的授权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联盟逐步建立。在26个派出军队帮助解放科威特的国家中，至少有11个是穆斯林国家。我们在那时所取得的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有用。

不幸的是，伊拉克现在仍然拒绝执行其所接受的1991年停火协议的规定。特别是在彻底销毁其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伊拉克的表现不能使安理会感到满意。

不过，解除伊拉克武装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动用武力如果不是出于自卫，而是为了解决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广泛威胁的问题，那么在这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合法性是不可替代的。

这一合法性和国际法规则得到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这种广泛威胁的一个明显例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的威胁所引起的恐慌。这一问题的性质极为严重——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伊拉克——足以使整个国际社会认真地重新检查其稳定的基础。

以集体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加强（而不是削弱或破坏）有关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不扩散这类武器的多边条约，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只有通过集体的多边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使世界更加安全。

在战争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国际社会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构成致命的打击。在这里，我郑重地警告各方，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其他地方，不要使用这类武器。任何人下令或参与使用这类武器，将要对他们的行为承担最为严重的责任。我们希望，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联合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和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动武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3个月前，安理会通过的1441号决议给予在伊拉克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新的、更具权威性及其更加强化的授权。这一经过耐心和持久的谈判所形成的决议，最终在安理会获得一致通过。这使得决议本身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是以法律、集体努力及联合国本身不可替代的合法性为基础的。这也是多边外交为和平和稳定事业服务的最佳成果。

根据决议的授权，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四年之后重返伊拉克。核查工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90年代初期的核查工作可以证明，当时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通过核查销毁的伊拉克违禁武器和相关设施要远远超过所有的炸弹所炸毁的武器。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布什总统所发出的挑战——和伴随这些挑战而来的压力——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又回到了伊拉克。

1月27日，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向安理会提交了他们的第一份报告，他们在下周五还将提交第二份报告。安理会在伊拉克必须如何做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而且必须主动这样做。这一信息已经被团结一致的安理会、被阿拉伯联盟和伊拉克的邻国所转达。

人们一致对两位首席核查官汉斯·布利克斯博士和穆罕默德·巴拉迪博士充满信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专业的。

本周末，他们二人返回巴格达，再次向伊拉克当局讲清楚他们遵守联合国决议所必须要做到的事，不论在文字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必须解除武装。毫无疑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上周三在安理会措辞严厉的发言，使得他们二人所讲的话分量更重。

如果我们能通过有效及可信的武器核查成功地使伊拉克完全遵守联合国决议并解除武装，那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将是巨大的。伊拉克将不再对其周围邻国构成威胁，我们通过这一行动还可以向其他试图发展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我们将能够在全世界强化不扩散机制。

安理会在1441号决议中决定，如果接到伊拉克再次实质性地拒绝执行决议所规定其应尽的义务或对武器核查活动进行阻挠的报告，安理会将立即召开会议。安理会表示，它已经无数次地对伊拉克提出警告，如果它在继续履行义务方面违反决议，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如果伊拉克没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继续桀骜不驯，安理会将根据核查人员的报告，不得不做出另一次严厉的选择——这个选择将比1990年时的更加复杂和严厉。到那个时候，安理会将不会回避责任。

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安理会成员国团结一致，我们的工作就会卓有成效。安理会应该以一种果断、反应灵敏和审慎的方式运行，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表现得坚定、有效、可信并合理。

如果安理会成员国能够像通过1441号决议时那样团结一致，其影响力就会更大，实现目标的机会也会更好。这一目标应该是一个能够使蒙受深重苦难的伊拉克人民重返国际社会的全面解决方案。

在外交上的成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在目前的情况下，即意味着加强安理会的权威并强化世界秩序，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更是如此。

我们强调其重要性，是因为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事并非发生在真空世界，这些事将对美国或世界其他重大事务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比如说，在伊拉克所发生的情况将会对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大气候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能取得的共识越多，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再度一起合作，有效地应对世界其他正在发生的冲突。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刚果和科特迪瓦，这些冲突给人们带来数不尽的痛苦，亟待我们的关注。更不要说，我们还得为稳定阿富汗的局势做出努力。

除了这些冲突外，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议程。2000年，世界各国首脑汇聚在联合国参加“千年峰会”时，为我们制定了这一议程。

他们通过《千年宣言》，为他们自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仅为了实现和平、稳定和裁军等，

还为了发展及消除贫困，特别是在非洲消除贫困，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为了同艾滋病做斗争；促进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女孩的教育；为了向难民提供帮助；为了促进人权、民主和良好的施政等。

人们将不仅根据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还将根据我们在实现千年目标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的成败，来评估联合国在21世纪所发挥的作用。

应该明白，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只是想着将自己的意志或议程强加给他人的独立或来自外国的实体。联合国就是我们，就

是你和我，联合国是一个由191个国家所组成的联盟，每个国家都在为联合国做出它们自己的贡献。美国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它不仅是最强大的国家，在1945年，美国还在联合国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那时之后，美国一直在联合国的集体行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当联合国通过耐心的外交游说和联盟的建立履行其职责时，联合国就能够取得成功——美国也能够取得成功。当联合国团结一致（而不是不一致）、作为集体行动的源泉而工作时，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成员国来讲，就最有用处。

威廉-玛丽学院

威廉-玛丽学院于1693年由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成立，是美国第二个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及唯一一个由英国皇室建立的大学。四位美国总统曾在该学院就读，他们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泰勒。

1989年，学院设立了一个教育计划——教授国际学的温迪及艾默里中心——专门促进对国际事务的了解。该中心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学术计划、海外学习的机会、研究项目及为研究探讨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中重大问题而设立的特别计划来推动国际合作及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法。该学院可授予两种学科之间的学位：国际关系学研究各国间的经济、历史和政治关系，而区域学研究则侧重文化、历史和语言以及世界特定地区的政治。



尽

管安理会内部的发展动态常常使得联合国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不那么引人瞩目，但第57届联大会议（联大例会于2002年12月结束）有关世界事务的议程显示出对人们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明显侧重。大会的几个主要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包括人权问题。

根据以列支敦士登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为主席的联合国第三（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了74项有关维护《人权宣言》精神及重申联合国对于法律规定方面的承诺的决议。本着这种精神，大会还为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条约》问世2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说，海洋法条约是在“一个动荡和不稳定的世界”上所取得的一项“伟大的成就”。

大会还讨论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了关于落实2000年举行的“千年峰会”的“实际导向”。这一实际导向开列出14项人类发展目标作为在今后十年中优先要进行的工作。经社理事会主席在报告中还谈到了蒙特雷会议，这次会议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将许多大小国家组织在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对这些

发展目标予以了肯定。

大会还根据以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大使马尔科·安东尼奥·苏阿索·费尔南德斯为主席的联合国第二（经济和财政）委员会的提议，通过了有关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等决议；该决议呼吁举行政府间高级国际性会议讨论发展的筹资问题。世界银行行长在其首次对第二委员会的讲话中将其称为“蒙特雷效应”。用第二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他们正被我们所理解。”

发展和裁军之间的联系是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大使马迪亚·马鲁巴·塞马库拉·基瓦努卡为主席的第一（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大会通过了52项决议，至少有23项决议是经过投票表决获得通过的，这也表明成员国之间在裁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比如，本次大会以160票对4票通过了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的决议。而在去年，该决议是大会一致通过的。

伴随着东帝汶的独立，以南非参赞格雷汉姆·亚特兰为主席的第四（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工作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在联合国根除殖民主义的第二个十年（2001—2010年），面对着尚没有取得自治的其他15个地区，该委员会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项决议。

在划归这些主要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中，以尼泊尔常驻联合国大使莫拉利·拉吉·沙尔马为主席的第五（行政及预算）委员会的工作紧密围绕着联合国资金的提供和联合国在全世界的行动进行。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大会总共通过了16项决议，其他获得通过的决议从内容上讲，包括有关联合国人员及财政问题、关于向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提供资金问题。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将重新考虑其在联合国预算中所承担的分额，声称要为自己所承担的分额“更加公平和更加平等”而努力。

对所有的谈判立场保持公平和平等，是对第六（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最好的评价。以匈牙利大使阿帕德·普兰德拉为主席的第六委员会正在试图起草一份有关

主要委员会 行使职权并向联大报告

由191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议事机构，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的投票权。联合国大会为每年一届，新一届联大通常从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开始，联合国大会开会时要进行高级一般性辩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他们的观点、所取得的成就和议程。辩论结束后，大会的工作由六个主要委员会分摊。

联合国大会负责决定主要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并由大会主席将这些工作计划交给这些委员会的主席，要求他或她根据这些工作向大会提出建议。主要委员会的副主席由委员会选举产生，负责协助主席工作。所有的成员国都有资格参加这些主要委员会。主要委员会在每年年底结束它们的工作，如果工作尚未结束，委员会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其工作。在2001年第56届联大中，大会在例会及续会期间分别讨论了173项议题。

在主要委员会所举行的正式会议及秘密会议中，成员国代表可以就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起草决议进行讨论，并希望这些决议能够不经表决就获得通过——这不仅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委员会主席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语言文字工作完成后，决议草案被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大会成员国或以一致通过的方式进行批准，或进行投票表决，或弃权。除这些主要委员会外，大会还可以在其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有时决议在主要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联合国大会上未被通过，这种先例是有的；同安理会不同，联合国大会没有否决票，即使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里也只有普通的一票。

克隆人的决议。该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完全禁止对人类的克隆，还是出于医学方面的考虑允许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该委员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进行了全面的解释。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大会一致通过了有关国际刑事法庭及联合国在这段时间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等19项决议。

同样，《联合国纪事》在对第57届联大的报道中刊登了一篇有关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如何在一起讨论非洲问题的报道。一位外交官认为，“困难在于那些古老的传统”，但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当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代表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联合国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谈到有关“蝴蝶效应”。安南说：“科学家告诉我们，自然界是如此的渺小和相互依赖，一只蝴蝶在亚马逊雨林扇动翅膀，能够在地球的另一边掀起一阵狂风。这一原理被人们称为‘蝴蝶效应’。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活动——好的或坏的——也有着其自身的‘蝴蝶效应’。”

土著艺术

第三委员会在其第57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关于土著人民的三项决议：“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土著人民和他们的问题”及“土著问题长设论坛”。这些决议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解决土著人民在人权、环境、发展、教育及健康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2003年1月31日，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艺术推出以“土著艺术”为主题的新邮票系列。这套邮票由罗尼·卡兹和罗伯特·斯泰恩设计（联合国）。有关这一主题的18张纪念邮票将以小全张的形式发行。



“多边议程需要增加动力”

第57届联大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在其关于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和贯彻联合国“千年宣言”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全球军费开支每年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由于全面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速度仍然十分缓慢，3万余件这类武器仍然威胁着我们这个世界。安南在报告中还指出，许多证据使人们相信，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努力仍然陷入僵局。

第一（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在不同的辩论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该委员会起草的52个决议中，有23个是经过投票进行表决的。这在联合国大会所属的六个主要委员会中是最高的，几乎一半经投票表决的决议草案中涉及核武器问题。多数成员国更加倾向于对那些确认、重申、赞成及努力使核裁军规范化及对现存核武器进行限制的决议投赞成票，而不是反对票。

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核国家，不论它们自己承认与否，似乎更加倾向于对那些禁止、减少或取缔核武器的决议投反对票。它们拒绝对无核国家做出承诺，也不愿意遵守环境保护的标准。不过，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决议赢得了人们的赞扬。这一条约规定禁止发展、生产和存储化学武器。此外，委员会还通过了“向那些禁止走私及收集小型武器的国家提供援助”及禁止小型武器非法贸易两项决议。

一位孟加拉国高级外交官对《联合国纪事》说，各代表团是一

种“习惯性”方式行事的。“裁军现在已经过时了。人们在对过去在裁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出沾沾自喜的同时，又对那些主要的军事大国不愿意真正全面、彻底裁军的态度感到困惑。”他说：“现在人们还感到一种新的不安——中东和海湾的局势正在陷入更深的冲突泥沼之中。”

在同《联合国纪事》谈话时，委员会主席马迪亚·姆兰巴·塞马库拉·基瓦努卡表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实际上每个人都赞成多边主义这一概念的同时，却没有人要委员会主席在其决议中涉及多边主义。”对此，他的解释是，委员会成员们认为，没有任何国家集团、任何组织对人们“普遍持赞同态度”的多边主义概念拥有“垄断权”。基瓦努卡大使指出：“多边主义并不是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根源实际上是人们添加给多边主义的那些东西。”他表示，由于不结盟运动认为他的决议将夺去他们的决议中所占据的优势，为了照顾不结盟运动，他收回了这一决议。

古巴和伊朗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一项“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促进多边主义”的决议。他们认为，多边主义的好处在于其是裁军谈判中的“核心原则”。这一决议被联合国大会以105票赞成、44票反对、1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古巴的罗多尔弗·本尼兹告诉《联合国纪事》，在委员会里，产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对于多边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本尼兹先生表示：“一

些西方国家对决议中所使用的直截了当的语言尤其感到不满，其中包括将多边主义再次确认为裁军和不扩散谈判中的‘核心原则’。”他补充道，决议要求那些“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集团应对自己进行约束，不采取或威胁采取单方面行动，不在对事实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互相指责对方没有遵守条约。”决议认为，“成员国采取单方面行动来解决它们对安全的忧虑



第一委员会主席、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迪亚·姆兰巴·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大使。

的做法将破坏国际和平和稳定。”不过，由于不结盟运动决定坚持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一些国家试图对决议进行修改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

委员会主席关于“裁军、不扩散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决议文本又被重新提出，不过由于无法达成共识，主席又将其撤回。去年，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相同的决议；今年，古巴和伊朗提出了一个有关该决议的修正案，但没有获得通过。伊朗外交官雷萨·纳贾菲对《联合国纪事》表示：“去年的决议将多边主义形容为核心原则，今年，

委员会主席将涉及核心原则的内容给省略了。所以，伊朗和古巴又提出一个回到先前决议草案的修正案。同样，其他的成员国对委员会主席每年提出一个建议草案的做法也有意见，认为这样做等于开了先例。”

在委员会，加勒比国家多次提出运送核废料的船只经常从该地区通过的问题。在2001年的第56届联大上，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倾卸放射性废料的决议。该决议部分收回关于“运输放射性材料的国家应向相关国家提供……保证”的规定。不过，今年这一问题显得不那么为人们所关注。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佩德罗·帕迪拉·托诺斯对《联合国纪事》表示，加勒比国家经常提到关于运送核废料的船只从它们的水域经过的问题。“谁也不能保证有一天那些运送核废料的船只不会给当地造成核废料灾难。最近发生在西班牙海岸附近的油轮沉没（2002年11月）就是一个例子。谁敢保证运送核废料的船只不会发生同样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牙买加大使斯坦福·尼尔也站在加勒比共同体的立场上。他对《联合国纪事》表示：“遗憾的是，在57届联大上，人们对运输核废料的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些核废料给我们带来环境上的危害，我们不会从中获取任何好处。牙买加现在平白无故地遭受这种危险的威胁，这些废料并非被送到加勒比来的，只是从这里经过。”基瓦努卡主席认为：“即使这一问题被提出来，由于一些原因，也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一问题仍十分重要。”

在讨论另一同核武器有关的问题时，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南非、新西兰和瑞典等七个国家提出了两个决议文本：其中，一个是所谓的“混合”决议，另一个

事实点滴

- 联合国全部预算（26亿美元）只是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小部分中的小部分（0.3%）。

- 全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和军火贸易大约为8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开支。2001年，据估计全球的军费开支约为839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相当于人均137美元。不过，如果要将2001年9月11日以后用于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所增加费用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一数字预计将远远超过8500亿美元。

- 对于那些较大的军火采购国来说，军火采购通常占其军费预算的20%—30%，大部分的军费预算通常被用于这些军事器材的运行、维护和人员开支。

- 2001年的军费开支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情况不景气等原因），否则的话，在1994—2001年这一阶段，军费开支本应该呈上升趋势。

- 根据2001年美国国会一份名为“1994—2001年期间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常规武器”报告的总结：

“2001年全世界军火转让（包括向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转让）协议的总价值接近264亿美元。这一数额实质上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且是自1997年以来军火转让协议总价值首次出现较前一年下降的情况（前一年为350亿美元）。

“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军火转让协议占全球协议总数的65.8%，2001年，发展中国家的军火转让协议占全球总数的60.5%（前一年约占68%）。

尽管在2000—2001年期间有所下降——这是自1997年来首次下降——“但在1998—2001年间全部国际军火转让协议总价值（大约为1331亿美元）比1994—1997年期间的总价值（1282亿美元）略高，增长率为3.7%”。

在当前的冲突中，超过80%的伤亡为平民，在这些伤亡者中，90%的

- 人是小型武器的受害者。这些小型武器包括各式手枪、猎枪、步枪、卡宾枪、半自动武器、冲锋枪、手榴弹、刺刀、地雷、轻机枪、掷弹筒、轻型迫击炮和肩扛式火箭发射器。

资料来源：www.globalissues.org

是关于减少非战略性核武器的新决议。在谈到推动这两个决议谈判的动机时，一位爱尔兰高级外交官对《联合国纪事》表示，七国的目的是为了委员会“参与”进来，以为核裁军“增加动力”。

混合决议的目标是防止外层空间间的军备竞赛，另一个决议则特别呼吁根据核裁军计划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的数量。联合国大会

分别以125票赞成、36票反对、6票弃权 and 120票赞成、42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两项决议。决议呼吁三个非“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加入这一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这三个国家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七国对投票表决的结果表示满意。这位爱尔兰外交官表示，希望在五

年后召开的相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查会议上看到相同的结果。

在核裁军的进程中，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1972年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是核裁军13个关键步骤中的2个步骤。对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在2001年已经达成一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187个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2002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与此同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1996年开放签署，目前尚需等待44个国家中13个国家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那些悬而未决的国家为：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民主刚果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美国和越南。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尚未签署这一条约。

南非提出的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决议在本次联大会上以160票赞成、4票反对、一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在上届会议上，这一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美国在解释其投反对票的理由时表示，裁军和发展远非是决议中所描述的那种“共生性关系”，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之间

不可能发生联系”。基瓦努卡主席对《联合国纪事》表示，这是一种“假设”，但他对此持赞同的观点。如果这种“裁军是合理的和真正的，那裁军所节省的大批资源就可以被用于发展。”他认为，“如果用于军费的数以十亿计的金钱被重新分配用于发展的话，那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它能带来和平红利。”

即使在裁军谈判继续陷于僵局的情况下，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

你知道吗？

据联合国官员透露，在第一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批准的52个决议中，只有一个决议同“妇女”有关。第55/88号决议名为：“地区性信心重建措施：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务顾问委员会的活动”。

在常务顾问委员会的赞助下，一个有关“在中部非洲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次地区性会议于2001年11月14日至16日在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举行。另一个主题为“平等与发展：中部非洲妇女的参与”的次地区性咨询会议于2002年5月28日至30日在喀麦隆港城杜阿拉举行。会议在决议中对顾问委员会成员在2001—2002年度执行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据联合国官员说，该决议内容并非关于这次会议，而是关于常务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召开这次“次地区性会议”，作为2000年8月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召开的“中部非洲国际及国内难民问题次地区性会议”的后续行动。

一些民间社会活动人士敦促更多地考虑妇女在冲突中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脆弱性及她们能够对和平进程做出的贡献。安理会在其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里程碑式的1325号决议(2000)中已经强调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还是准备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无核武器地区。与此同时，古巴宣布其将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加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无核地区。

大会以未经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印度提出的“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措施”的决议，但由匈牙利提出来的关于《禁止开发、生产和存储细菌(生物)武器和毒气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的条约》的决议则被降级为程序性的决定。

基瓦努卡大使总结说：“每个人都呼吁多边议程需去推动。但那些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太深。此外，还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再加上不结盟运动。这些分歧使得一个共同议程的重要性变得模糊。而这个共同议程就是多边主义。”

停火协议越来越多地将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并特别强调减少前参战人员手中掌握的小型武器的数量。



使本地特色消融于全球化， 还是在全球化中兼顾本地情况？

联合国在2001年至2002年期间召开的三个会议都对发展问题做出了承诺。在讨论这些承诺时，第二委员会做出的如何根据国际间一致同意的“千年发展目标”对这些承诺进行评估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千年发展目标”的任务之一，是到2015年将全球的贫困减少一半。

尔南德斯对《联合国纪事》表示：“这些行动标志着联合国同布雷顿森林机构合作方式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些会议上，捐助者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在根除贫困现象方面做出了许多承诺，但在这些会议之后如何满足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需求，是件十分复杂的事。”（第二委员会还决定根据这些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对自己的工作计划进行复审。）

联合国大会决定在2003年10月之前举行有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民间社会参加的高层对话，以对蒙特雷会议之后“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这些会议为那些遭遇到单方面贸易壁垒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苏阿索·费尔南德斯大使表示：“发展中国家可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如果你没有可能为自己的人民开发这些自然资源并将它们投放到市场上去的话，那你就一筹莫展。”

根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大会（UNCTAD）的统计，在1980年至2001年期间，发达国家的出口从12960亿美元上升到3919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64%。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5810亿美元上升至1922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30%。

在就减少贫困的措施问题进行的辩论中，来自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缅甸和委内瑞拉及其他国家的代表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兑现它们在蒙特雷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将官方发展援助（ODA）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0.7%——大约1000亿美元——的同时，必须开放它们的市场。

苏阿索·费尔南德斯主席表示，这是一个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如果你们要求我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那你就得实施良政治理，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并同腐败作斗争。”“我们送你们的东西，是用来帮助老百姓的，不要贪污。”既然捐赠者们讲着同样的话，有着同样的社会结构，信奉同样的哲学，那么，费尔南德斯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们肩上的担子要更加复杂。“77国集团比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180个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所以你不能将印度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同古巴、巴西、印尼或泰国的体系进行比较。”

委员会有关贫穷问题的辩论以最后取得一致性决议而结束。委员会主席对《联合国纪事》说：“发展中国家在贫穷问题上不应否认其应该承担的部分责任”。联合国大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这一称作“联合国根除贫困计划头十年实施情况（1997—2006年）”的决议。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的统计，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LDCs），每10个人中有8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他们在贫困中挣扎。在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16个是内陆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优势完全取决于邻国所具备的运输基础设施及所能够提供的通行权。在对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及小岛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代表，来自孟加拉国的安瓦尔·乔杜里认为，高昂的运费减慢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增加了进口的价格并限制了贸易的收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萨利



第二委员会主席、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科·安东尼奥·苏阿索·费尔南德斯大使

2002年8月至9月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将减贫同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发展筹资国际会议所关注的，是实现发展目标所需资源匮乏的问题；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则声明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放在贸易改革的中心位置。这些会议包含了发展中国家的三大需求：可持续发展及有利于发展的资金及贸易。

作为这些会议的补充，第二委员会通过了四项决议对会议确定的目标进行说明，设立时间框架，并对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委员会主席马科·安东尼奥·苏阿索·费

奥姆克西·库马西斯对《联合国纪事》表示，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他的国家的产品丧失竞争力。“对于老挝来讲，要想出口自己的产品，除了利用中转国家指定的运输公司外，别无选择。而这将导致高昂的运输费用。我们要求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运输服务业的放开；道路、通讯、港口及检查站设施；中转国简化行文程序及海关程序。”

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需要，第二委员会对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成立一个信托基金会以对高级代表办公室的工作给予支持的决定表示欢迎。此外，第二委员会还呼吁成员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踊跃向这一信托基金捐款。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个关于2003年在哈萨克斯坦“筹备召开中运转运输合作部长级国际会议”的决议。库马西斯先生表示：“我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寻求中转国和捐助国的合作。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着具体措施的全球性行动纲领——一个面向行动的计划。”

如同约翰内斯堡会议极大地推动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在根除贫困方面的合作那样，在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层对话的提议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如何同布雷顿森林机构合作的转折点。用苏阿索·费尔南德斯的话说：“我们正在理解他们”；委员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开场白更是上来就是一通批评。代表们注意到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观点同那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所持的观点遥相呼应。

厄瓜多尔代表哈姆伯托·吉曼内兹对《联合国纪事》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政策不应严格地集中在私有化、开放及放松管制

一项关于巴勒斯坦自然资源的表决

关于在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及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人民对他们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决议遭到以色列的反对。以色列表示这一“带有偏见和反生产力的决议”既不能推动和平谈判，也不能在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培养更好的关系。以色列代表马尔科·瑟蒙尼塔告诉《联合国纪事》：“以色列认为这一决议的出台是有其政治动机的。应该从第二委员会的议程上取消。所存在的分歧应该通过各派之间以直接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一决议草案是由委内瑞拉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来的。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决议。投反对票的国家为以色列、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美国和马绍尔群岛。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就“他们的自然资源因遭受开发和损耗”而要求赔偿，并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所进行的最后地位谈判的框架内得以解决。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欧盟在表决时，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欧盟认为“任何以武力形式占领的领土上的自然资源都不应当被占领者不正当或非法地使用。”欧盟重申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并“重申”根据这一公约，任何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犯都是违法的。欧盟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在最后地位谈判的框架内得以解决。日本也在表决时投了赞成票。日本在重申对这一决议的支持时表示，日本对“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十分关注”，并敦促冲突双方结束这种冤冤相报。

方面。他认为“他们应当将社会现实列入应考虑的范围之内。”在过去的10至12年间，拉丁美洲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建议付诸实施”。“现在，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显而易见，”吉曼内兹指出“厄瓜多尔的全部债务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8%，该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被用来偿还公共债务，20%被用来偿还外债。”

来自格鲁吉亚的米哈伊·西亚马什维利告诉《联合国纪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相对贷款的初衷而言，贷款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怎样？”他认为，“即使一些同贷款没有直接关系的标准

没有达到”，那些分期发放的贷款也不应该被中止。比如，当用来偿还贷款的款项用于扶贫或根除艾滋病计划时，“这就不应当被看作逃避偿还贷款，而应该被看作将钱投在我们无需贷款的地方。”

在此之前，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对委员会表示，既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要重新启动阿根廷的经济，那从被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金钱，就应当向“相反的方向”流动。苏阿索·费尔南德斯主席也同意，委员会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推崇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确实存在着不少抱怨，但他强调，那些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一部分”。

在关于贸易与发展的辩论中，联合国贸易及发展大会总干事鲁宾斯·里库佩罗对委员会表示，地区性贸易协议的增加对多边贸易制度构成威胁。他警告说：“地区性协议通常对非成员国采取歧视态度，只有签约国才能从这种贸易开放中获得好处。”在辩论中，有两种观点引人注目。既为77国集团说话也为中国说话的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发言中说，发展中国家已经迅速地融合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但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好处远不如所期望的那样多，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对市场的限制。代表欧盟利益的丹麦代表在发言中认为，仅仅凭市场路径并不能刺激发展和减少贫困。除此之外还需要健康的民主政策。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最大的地区性贸易发生在欧盟15国之间，在

2001年，15国的出口达到22340亿美元，其中14000亿美元发生于欧盟内部；同样，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的出口为39100亿美元，其中8850亿美元为东南亚联盟国家之间的出口；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的出口达到11490亿美元，其中三国之间的出口为624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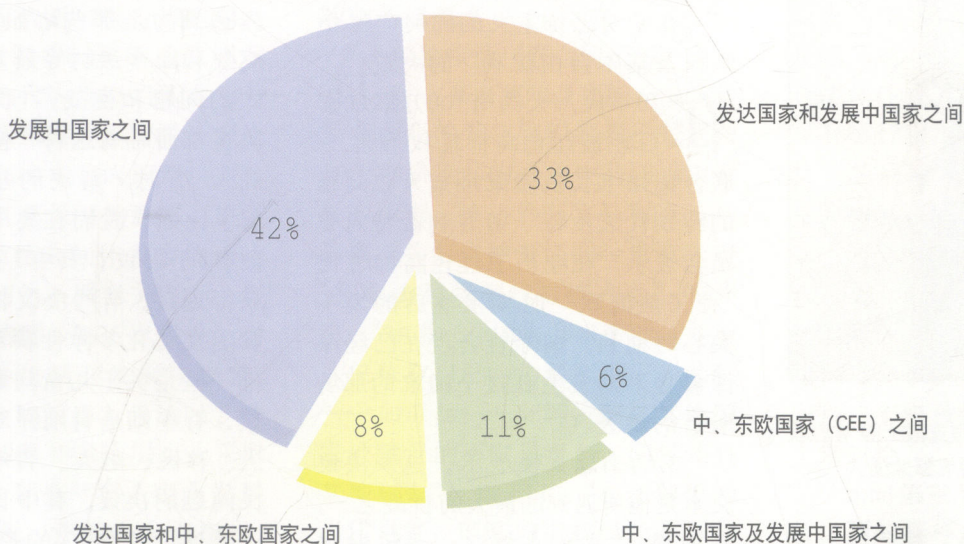
相对而言，47个国家、地区内贸易的总和还赶不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抑或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任何一个地区性贸易。这47个国家包括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7国、拉丁美洲的11国、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4国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5国。苏阿索·费尔南德斯大使表示：“世界贸易组织将面临着挑战，这一问题应该在高层对话中得以解决。”什么是世界范围的贸易形势？在关贸总协定之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整个世界取得了些什么成

果？为什么一个特定地区比其他地区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问题。”

第二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43个议案。除一个以外，所有这些议案都未经投票表决即获得大会通过。“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决议以155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苏阿索·费尔南德斯在对本届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总结时表示：“不仅本委员会的工作面临着转折，甚至连联合国本身也面临着转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转折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从感觉上讲，这一转折具有建设性和正面意义。”

2001年的双边投资条约（BITS）和双重税收条约（DTTS）



仅2001年一年，共有97个国家（国家数最多的一次）缔结了158个双边投资条约，使得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国家总数从2000年底的1941个上升至2001年底的2099个。发展中国家强化了它们之间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做法：2001年有66个国家（2000年为36个）。亚洲国家缔结了70个双边投资条约（其中19个是在亚洲国家之间缔结的），非洲国家紧随亚洲之后，缔结了58个双边投资条约（其中29个是在非洲国家之间缔结的），拉丁美洲国家缔结了21个（其中5个是在拉美国家之间缔结的）。中、东欧国家（CEE）同发展中国家签署了18个双边投资条约，同发达国家签署了12个，中、东欧国家之间签署了10个。

那些最不发达国家（LDCs）对加入双边投资条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1年，共有23个最不发达国家缔结了51个双边投资条约。其中有13个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之间自己签署的，24个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签署的，12个是同发达国家签署的，2个是同经济转型国家签署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BITS及DTTS数据库。《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

防止对人类尊严的侵犯

为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而重拳出击，联合国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经过10年的谈判，终于使得为防止虐待在押犯人对监狱进行视察的全球性体系初见规模。这一机制使独立的国际或国内组织能够前往关押中心进行视察。在那些地方，被关押者的自由被剥夺或可能被剥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任意议定书》有助于贯彻被129个国家所通过的1984年公约。



联合国第三委员会主席、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大使。

根据这一议定书，第三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提出了加强对在押人员实行保护措施的建议，并要求签约国将此建议与各自国内所实行的防范措施共同执行。第三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对《联合国纪事》表示：“任意议定书是建立在防范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单纯地依靠监督和惩罚。酷刑大都发生

在特定的环境和地点——通常是那些羁押地——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104个国家在表决时投票支持这一任意议定书，中国、古巴、以色列、日本、尼日利亚、越南、叙利亚和美国投了反对票，37个国家弃权。

在此之前，人权委员会负责报道酷刑的特派记者西奥·万·伯文私下里告诉第三委员会，一些国家已经加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措施，但对恐怖主义真正的“有效预防”，是更加尊重人权。委员会还提出两项其他有关人权的重要决议：其中一项决议是关于对“红色高棉的审判”，另一项是由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应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权利”的决议。

在70年代，大约有100万柬埔寨百姓被红色高棉政权杀害。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柬埔寨人权问题的特别代表皮特·留普利希特向委员会表示，在经历了红色高棉时代“聋子般沉默”时期及继后的漠不关心时期后，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深深参与了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那场屠杀的调查。

韦纳韦瑟大使表示，这一决议文本是他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据他说，“人们在将这一决议递交委员会通过的时间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必须以明确和公正的方式处理好这些分歧。”联合国大会以150票赞成、0票反对、3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红色高棉进行审判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之间已经开始会谈，就成立一个以

戕害人类罪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的特别法庭问题进行探讨。

联合国大会还一致通过了由墨西哥发起的有关人权与恐怖主义的决议。加拿大代表吉尔伯特·劳伦对《联合国纪事》表示：“这一决议不仅极为重要，而且相当及时。现在将这一决议精神转达给所有的成员国意义特别重大。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这一事实说明各成员国已经注意到其重要性。”

在与委员会的谈话中，留普利希特先生表示，柬埔寨的例子是人权“事实上的不可分性”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柬埔寨）无论你谈到人权方面的任何问题，你首先遇到的是那些诸如贫困、暴力、腐败和缺少法制等最基本的横剖面式的问题和挑战。”联合国的许多决议都面临着这种“横剖面式的问题”，有时，解决的办法交错在一起。比如，我们在关于妇女福利方面有8个决议，其中7个未经表决便获得通过。有些决议将人权问题同贫困及文化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些是关于儿童问题的混合性决议，有些则是特别针对女孩、土著人、移民、老人、青年、家庭及难民问题的决议。其中许多决议都是一致通过或以3/4的表决获得通过。

然而，例外还是存在的。在讨论“全球化及其对所有人权的充分享受的影响”这一决议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为124票赞成、52票反对、5票弃权；关于“巴勒斯坦儿童现状及对他们的援助”的决议以108票赞成、5票反对、60票弃权的表决获得通过。以色列、美国、

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及帕劳投了反对票；关于“儿童的权利”的决议，大会以157票赞成、2票反对的表决获得通过，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

在回答关于委员会内部因类似问题而突然出现的分裂时，韦纳韦瑟大使表示：“对我本人来讲，联合国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如此多种不同的文化聚集到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共同外交文化的混合体——这正是我们在联合国做事的方式。”

不过，在对世界社会形势辩论的过程中，这种共同的外交文化遭到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批评。这些年轻的辩论者凭借着他们的经验和聪明才智抱怨道，联合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出于好意”的机构，而不是“取得好结果”的机构。他们表示，由于成员国在解决问题方面缺少决断气魄，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对联合国失去信心。关于这一点，韦纳韦瑟主席告诉《联合国纪事》：“这是由于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同我们相距很远，我认为应当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这些批评。同样，我也确信，他们在将来会认识到，联合国只能按照其成员国的意愿行事。”

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发言的圣卢西亚代表米切尔·乔瑟夫表示，现在世界人口的60%在25岁以下，青年人口中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联合国纪事》采访时，她谈到“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采取一致行动，将那些年轻人带入发展的进程”问题。乔瑟夫女士指出，她的政府正在国内“鼓励人们进行隔代人之间的对话”，以促进人们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方面的交流”，最终达到加强社会的和睦与融合的目的。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促进青年就业”问题的决议及“作为国际老

年人的补充：举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的决议。

根据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准备的2000年世界毒品报告，在90年代末期，世界上有1.8亿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4.2%——服用毒品。在委员会关于国际毒品控制的辩论中，来自主办即将召开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泰国代表弗拉蓬·斯里弗兰纳特说，为了对付制毒者和毒品走私者，泰国政府已经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和犯罪惩处结构。他对《联合国纪事》说，替代性开发可以迫使农民们不再种植毒品作物。“这种替代性开发……向那些依靠种植非法毒品作物的农民提供了通过合法手段养活自己的出路。在泰国，这种方法十分成功。在泰国北部‘金三角’地区，农民们已经从过去种植鸦片改为种植水果和其他农作物；政府对他们的产品实行优先收购，消费者也踊跃购买这些产品。”

在单独接受《联合国纪事》采访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波兰和圣卢西亚的外交官们都表示赞成在打击毒品走私的斗争中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波兰外交官马利克·马迪耶认为，这种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在权力和强制性措施方面”的共享。“如果一个国家寻求帮助，并承认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应付某种——如毒品——问题，那么其他国家被赋予的不仅是责任，同时还有某种权力”。他表示：“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国家的主权已经不再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被触及的原则。”

乔瑟夫女士表示，成功地打击毒品贸易需要有关各方采取共同行动。阿尔及利亚是提出关于在打击毒品问题上进行国际间合作的国家之一，该国代表阿卜杜卢阿哈普·奥斯曼表示：“我们同意有关责任分担的原则。我们认为在我们打击非法

使用及滥用毒品的共同斗争中，国际合作是十分重要的。”联合国大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关于“国际合作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决议。

在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73个决议——其中50个为一致通过——中，两个新文件是关于“促进人民要求和平的权利”及“尊重普遍承认的旅行自由权及家庭团聚的至关重要性”。

两个决议分别以116票对53票、14票弃权及109票对3票、7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大会的通过。“和平权利”的决议同第一委员会建议的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文件被联合国大会以160票对1票、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美国投了反对票。两个决议都呼吁将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有关家庭团聚的决议遭到美国、以色列和马绍尔群岛的反对，主要是因为这一决议呼吁所有国家保证合法居住在其境内的所有外国国民享有旅行自由的权利。在解释其为什么投反对票时，美国代表表示，她的国家很愿意对有关旅行自由和家庭团聚为主题的决议做出“正面”的考虑，但不是眼下通过的这一决议，因为这一决议强调的一个“双边问题”（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应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来讨论。

如同第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所经历的那样，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仍旧是令人棘手的问题。但正如委员会主席韦纳韦瑟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个哪一方面应该享有优先权的观念上的分歧”，他补充说：“我本人坚信，如果在发展方面不能取得进步，那么人权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反之亦然。并且，持这种看法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冲突及冲突后的形势

“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赞比亚派驻联合国大会第四（特别政治及非殖民化）委员会的代表约翰·N·姆桑达准将这样说。

他认为：“冷战时期，联合国在非洲只有一个维和观察团。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观察团多达15个。冷战期间，那



南非的第四委员会主席格拉汉姆·迈特兰

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还要确保某些国家的稳定。但在冷战结束之际，一旦利益得到满足，他们就甩手走人，什么都不管了。人们看到的是，那些原先依靠这些大国的非洲独裁者们被抛在一边；中央政府发号施令没人再听，国家开始四分五裂。”姆桑达所引用的，是尼日利亚著名作家奇努瓦·阿契比在他那部伟大的、但却充满忧伤的小说中所说的话，这部小说的书名直接引自英国诗人W·B·济慈的诗《第二次来临》。

在对《联合国纪事》的谈话中，姆桑达准将表示，对于非洲国家来讲，如果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他们就得克服在

训练及后勤支援装备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同《联合国纪事》交谈过的欧洲及非洲的外交官们对此也持相同看法。

在此之前，来自南非的第四委员会主席格拉汉姆·迈特兰表示，本届联大第四委员会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加强对遭“战争蹂躏”的非洲国家的维和能力上。“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问题一直被排在我们的议程上，但所取得的进展不大。不过今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统计，21个非洲国家总共派出10191名军人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占目前部署在世界各地执行维和任务的43007名军人总数的23%。派兵人数从科特迪瓦的3人到尼日利亚的3340人。然而，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加强非洲国家在维和行动中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大部分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相关的呢？”来自丹麦的库尔特·莫斯加特代表欧盟在委员会发言时这样问道。他对《联合国纪事》说：“执行维和使命的军人中非洲士兵人数的增加，能使所有的国家从中获益。但这事也并非那样简单……我们得向那些在现场指挥维和任务的指挥官谈这些。培训是最重要的部分。这还可以是一种双边协助，比如在运输、装备和后勤等方面。”

来自塞内加尔的马利克·笛耶莫·索代表非洲国家发言，他对《联合国纪事》表示：“应该在

非洲的西部、东部、北部和中部地区设立一些训练营”，有些训练营已经存在。此外，应当向那些参加维和任务的国家提供资源，以保证这些国家有能力参加。有时，这些国家被邀请参加维和任务，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参加。”

即使有关非洲国家维和能力的辩论被认为十分重要，但联合国在转型国家中帮助建立法律制度的做法引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迈特兰先生表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冲突各方缔造和平时，必须向他们提供帮助，联合国正在尽量处理好如何加强其能力以进行有效干预的问题。”东帝汶和科索沃是“特殊的例外”，但越过当地的过渡政府行事会被看成是麻烦。他表示，布拉希米在关于和平行动的报告中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

委员会对维和行动进行全面检讨的辩论还导致了将5月29日宣布为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建议的出台。在1948年的这一天，联合国执行了首次维和行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在中东成立。

除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全面检讨之外，在联合国大会主席杨·卡万分配给第四委员会的14项讨论议题中，有3项是强调那些生活在非自治或非主权领土上人民利益的。讨论开始时，外交官们对东帝汶的独立及托克劳（见下页专栏）的形势进行了庆祝。东帝汶在联合国开始其根除殖民主义第二个国际十年的第一年获得了独立。